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周易會通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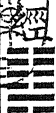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二十三

經部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三

元 董真卿 撰



坎下坤上集解程子曰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



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

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

文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

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

居下將帥師貞丈人吉无咎○音訓師陸氏曰馬云二

之象也師貞丈人吉无咎千五百人爲師坎宮歸魂

卦貞丈人陸氏曰絕句丈人嚴莊之貌鄭云能以法度

長於人晁氏曰崔憬李鼎祚皆云子夏傳作大人說之

案揚雄作文人**集解**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

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

是附錄

朱子語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銖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

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一件事元是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

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

做得是便是吉纂註李氏舜臣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了更有甚咎淵

事故不直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惟守一貞足矣丈人者長者仁厚之

稱長子帥師者也卦辭以丈人吉爲首爻辭以小人之勿

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

咎可无矣○蔡氏曰丈人二也吉无咎斷辭○徐氏曰丈人吉无咎伊尹太公方叔元老文武吉父足以當之

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庶幾乎○朱氏曰歸藏小畜曰

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鄭氏剛中曰王弼
略例云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而後得免也丈人吉
且无咎宜其可師矣○程氏曰子夏作大人吉以大人
訓釋爲王於理爲通謂征伐自天子出也兵凶器也惟
王者用正故吉无咎○馮氏椅曰一經无作丈人者文
字必誤古者行師諸侯躬親帥師然必唯有大德之人
至公无我然後可正天下自大人說爲丈人說者不勝
其異祇見其曲也○石氏曰五陰而一陽取其兵出於
一○楊氏時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
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
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音訓
陽在下爲主將帥象也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音訓
曰音鄙惡也馬鄭王肅方有集解程子曰初師之始也
反晁氏曰劉荀陸一行作不集解故言出師之義及行
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
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

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
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
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
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臧作郎反○朱子
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
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
不臧則凶戒占者附錄程子語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
當謹始而守法也附錄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
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纂註爾雅曰坎律銓
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迪
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鄭氏曰北方之坎黃
鐘之本也黃鐘之律起於度量權衡故言律律者法度
之所從出也○李氏舜臣曰二爲師主初受節制有師
出以律之象○李氏過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
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
法生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

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也又曰或曰周禮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胡氏次焱曰黃鐘十一月
正坎之一陽也此法度之始也又曰周禮註大師吹律
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
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此雖聽律以定吉凶亦見律於師尤切也○雙湖先生
曰如周禮說則律誠切於用師合宮商音則師臧而吉
合角徵羽音則否臧而凶矣往往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皆由律以決之也○龍氏仁夫曰易非徒占筮教戒在
焉音律之義狹不若法律之義廣從程朱爲是○左氏
傳曰執事順承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音訓
爲臧逆爲否

錫陸氏

曰星歷反徐音

集解

程子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
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

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
古命將闔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

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
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
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
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
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
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
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
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
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
功則可用人臣不能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
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
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
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
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朱子曰九
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
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在
師中吉言

以剛中之德在淵纂註馮氏精曰象在占中親統衆而得

師中所以吉君之吉占言在師之中故吉也命

謂恩數也又曰凡行師將必親之在師之中然後吉而

无咎將不在中而督人以戰人誰用命哉九二在下卦

中又在五陰中皆在師中之象也又曰說者猥多无一

能識此義者先儒言韓信背水而陣後世亦有襲其迹

者然不勝者蓋信在軍中後世將在外也○雙湖先生

曰九二爲成卦之主卦辭丈人吉无咎惟二當之王指

五言○郭氏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林氏栗曰自五至三所歷三爻三錫命也○李氏舜

臣曰錫命如錫以斧鉞使得專征伐之類○項氏曰王

三錫命君寵之也○胡氏曰一六三師或輿尸凶集解

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六三師或輿尸凶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

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

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
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
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撓敗
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
分故其象附錄朱子語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
占如此
必又牽引說熹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
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不以爲然今看
來只是兵敗輿纂註丘氏曰輿尸而歸趙括長平之戰
尸而歸之義砥纂註是也坎爲輪輿也坤爲衆尸也○
馮氏精曰一陽上載有輿之象疊羣陰於上尸之象○
楊氏時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
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
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
凶可知○藍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
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

衆主帥未嘗不敗

六四師左次无咎集解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

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

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

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朱子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

賢於六三遠矣纂註李氏舜臣曰坤體平陸而无險左故其占如此旋其旆下依坎水之阻而止軍者

也軍事出則尚右旋返則爲左○都氏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而易之六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

左左次者不前而却也○鄭氏剛中曰左次依震林坎水靜止而不動○雙湖先生曰案春秋傳師一宿爲舍

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次退宿也與次于郎義同兵法前右後左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則右爲重左不用

之地四左次與明夷
四左腹同坤體之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貞凶

○音訓禽陸氏曰徐本作擒晁氏
曰案禽古文擒字長陸丁丈反

集

解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
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

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
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
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
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
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
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
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
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朱子曰六五用師
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
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

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
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興尸而歸故
雖貞而亦不附錄程子語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
免於凶也

附錄

程子語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
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迪○朱

子語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
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
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
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
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問易又取義如師之五長
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興尸何也曰此
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興尸則凶矣問此例與纂註郭
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並易說纂註郭
京曰利執之字誤作言字案定本之字行書遂誤○
馮氏椅曰田獵以除田之害故謂之田二在地之中田
之象爻畫偶開口之象故爲執言禹之征苗啟之伐有
扈盾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

條以後也○新城董公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林氏曰易於取之小者以戈爲象取之大者以田爲象取之尤大者以狩爲象○雙湖先生曰案卦取田象凡五師比五恒四解二巽四師以坎爲害田之豕六五用師以獵之也比亦因坎象乃師反體故取三驅象下四陰則所得之禽上一陰則所失之禽也解二獲三狐亦有坎巽四獲三品則有離離爲雉獨恒四无禽以其於坎離皆無取耳詳見各卦爻下長子指九二自二至四互震象弟子指六三自初至三坎體方成坎爲震弟象自坤六五言故稱長子弟子母主事也或問郭京謂言乃之字之誤曰亦未見得或謂當作吉无咎與卦辭叶卦言二爻言五也似反勝之○龍氏仁夫曰此田狩美占多禽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集解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

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
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
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
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
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
義不取文義蓋以其大者若以文言則六以柔居順之
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朱子曰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
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
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
人遇之亦不附錄朱子語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
得用此文也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
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
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
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計畫爾漢
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

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
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
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
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
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則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
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易說開國
承家爲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纂張氏汝弼曰
侯却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纂註君命有功者
賞之於祖廟功之大者開國而有民社次者承家而有
世祿謂之大君者別於諸侯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
世之通法也○馮氏椅曰師還賞功之象象在占中諸
侯皆有君道惟天子稱大君猶后之稱元后也又曰以
卦言則九二一陽爲五陰之主帥師也以爻言則五君
也君能制命爲義不容九二之專權於下故在九二則
言王三錫命在上六則言大君有命蓋師則當聽於帥
而帥之進退予奪則又當聽於大君爻比六五大君有

命之象三爲應有弟子與尸之象故曰小人勿用以位
則爲弟子以德則爲小人本爻陰柔不斷故戒○丘氏
曰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名師
出師之道不可不正帥師之任不可非人彖止七字而
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上六師之終六五爲任將
之君二三四爻則皆用師之將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
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權
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興師用將者盍謹於
斯○李氏舜臣曰師卦統紀始終節次甚嚴初師之始
故紀其出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又曰六爻出師駐師將
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
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
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
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舍此而它求哉
大象傳地中有
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音訓畜陸氏曰敕六反聚也王肅許六反養也

集解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
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
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附錄朱子語問麻衣易是
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附錄
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
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
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
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
含衆義有甚窮盡大雅
推去儘有也大雅
衆亦此義也○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
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
修好○司馬公曰容民畜衆不特施之兵天子用之以
治天下諸侯用之以治其國卿大夫用之以治其家○
李氏舜臣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此得古人封建
之法○劉氏彌邵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

之民役則爲伍兩軍旅之衆此衆即此民也故曰水不
 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
 用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豕傳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
 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可以王矣

○音訓王陸氏曰如字集解程子曰能使衆

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朱子曰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
 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纂註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爲
 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

人爲師衆之義也○劉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湯伐桀曰
 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將有大正于商蓋能以衆正也
 ○李氏過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剛中而應
 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行險而順集解

程子曰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
 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

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纂註徐氏曰剛中而應

之道蓋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

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

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以此

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音訓毒陸氏曰徒集

解程子曰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

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

故一作固无咎也○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

民而費財所以毒天下也○張氏汝弼曰坎爲毒噬嗑
遇毒亦坎象○雙湖先生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
應贊九二行險而順贊兩體師本毒害而民從吉无咎
者特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觀矣○司馬公曰
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剛而不中則暴而不親上无
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順則衆
怒而民不從夫兵危事也故曰行險用財之蠹而民之
殘故曰毒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鉞石之所以已
疾○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
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
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
无違天以下時俯順乎人无拂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
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
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爲
王也孰禦故

小象傳師出以律失律凶也集解

程子曰
師出當

吉且无咎

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

萬邦也

○音訓寵陸氏曰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

集解

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

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

前所云世儒之說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威字懷萬邦也

附錄

朱子語問

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仔細

解纂註

楊氏時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閭外之寄爲師之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

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

以錫命而懷萬邦也○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唯二以剛居

柔得師之中无過无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也況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

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師或輿尸大

无功也集解

程子曰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左次无咎未失

常也集解

程子曰一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

宜是以无咎○朱子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

使不當也集解

程子曰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

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纂註

丘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也

才弱不足倚仗必致喪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集解

程子曰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

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朱子曰聖人之戒深矣

經



坤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輔也

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以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

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文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比而上亦親下

故爲比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音訓比陸氏曰毗志反卦內並同子夏傳云地得

水而柔水得地而流集解

程子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故曰比坤宮歸魂卦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

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

所此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
 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
 此三者則附錄朱子語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
 无咎也
 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先生曰也不必
 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頭首也是爲人所比也須自
 審自家才德可爲之否纂註郭氏雍曰卦之一陽惟比
 所以原筮永貞也學蒙纂註得天位莫吉於此故直言
 吉○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
 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李氏過曰天下
 之衆不能相一也奉一人而戴之俛首聽命於下將以
 求一日之安也故曰比吉○林氏栗曰書云卜不習吉
 初筮之謂也又云一習吉原筮之謂也○雙湖先生曰
 易主卜筮六十四卦皆然何獨蒙比文王偶於此二卦
 發之然蒙有師道比亦有君道故也蒙貴初比貴原者
 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誠一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

而謹審又二蒙主當下卦故曰初五比主當上卦故曰
原不同也○馮氏荷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
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
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司馬公
曰比吉凡物孤則危羣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周
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
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

不寧方來後夫凶集

解

程子曰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
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

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
沉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
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
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
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
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

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朱子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附錄朱子語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之耳

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必大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它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砥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

繇劉備之事可見兩

纂註

楊氏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

雄不並棲之義淵

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

知矣○馮氏椅曰原再也如原廟原蠶之原方來各以

其方來又曰六位先後有二義衡觀之則外在前內在

後豎觀之則下者乃其所歸往而謂之先在上者乃歸

之緩而後之者也五君而謂之夫以陽爻有夫道也○

徐氏曰後夫謂後乎夫上也上居卦終比五獨後也比

道貴先比而獨後則

失所當比而凶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集解

程子曰

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

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音訓缶陸氏曰方有反瓦器

缶它陸氏曰敕

集解

程子曰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

之盈實其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
 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無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
 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朱
 子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
 有它附錄朱子語終來有它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
 吉也附錄朱子語終來有它說易中言語煞有不可曉者蓋
 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如有孚比之无
 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淵孚有在陽爻有在陰
 爻伊川謂中虛信之纂註蘭氏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
 本中實信之質淵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
 誠者○馮氏持曰缶瓦器爾雅曰盎也初陽實六陰虛
 虛者缶也實者盈也○鄭氏剛中曰陶土爲缶初取以
 爲象者坤土而有坎水故也○子夏曰非應故稱它○
 程氏曰終來有它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趙氏曰
 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六二比之自
 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內貞吉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

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

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

內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

失也○朱子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

貞吉之道也占者纂註李氏舜臣曰比之世陰皆求陽

如是則正而吉矣○王氏宗

傳曰二五各當位所謂貞也

六三比之匪人○音訓

曰非鬼反馬云非也王

肅本作比之匪人凶

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

悔吝一作咎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

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承乘附錄

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朱子語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六三應上上爲比之无首爲纂註朱氏曰與否之匪人同義○比之匪人也時舉纂註劉氏曰承柔應皆陰匪人之

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當戒匪人之傷焉六四外比之貞吉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貞吉之道也占纂註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不必應而後爲正也○王氏安石曰四宜應內者也內无可比而比乎外亦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位當故貞吉○王氏湘鄉

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外卦比之況二四陰皆得正位故皆曰貞吉

九五顯比王

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音訓三驅陸氏曰匡愚反徐云鄭作毆馬云三驅

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集解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

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

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煦煦然求比
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
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
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
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
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
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
乃顯其比一作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
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
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
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
禽之義也○朱子曰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
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
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
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

吉之道占者附錄朱子語邑人不誠蓋上人顯明其比如是則吉也

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淵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拚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先生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如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如此張洽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私意周旋纂註林氏才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賀孫纂註曰陽爲明故稱顯○程氏曰易以田喻用武○馮氏椅曰比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鄭氏曰大司馬狩田既陳設驅逆之車鄭氏謂驅出禽獸趨田者○蔡氏曰前禽謂上上獨後比五即舍之三驅失前禽之象○

李氏舜臣曰三驅不合圍而盡取之逆我而去者則舍
順我而來者則受初六終來有他六二比之自內六四
外比之貞此三者五皆從而受之其三驅取順之謂乎
六三居內卦之前而比之匪人上六居外卦之前而比
之无首此二者或傷或凶皆其自取九五不問也其舍
逆而失前禽之謂乎○李氏椿年曰六二正應邑人也
得位得中不待期約而自孚故曰不誠吉○雙湖先生
曰五陰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爲衆陰所
比也顯互艮輝光象三驅坤三爻象互艮爲旃門入陰
爲長圍下三陰驅而入門象上一陰在門外失前禽象
邑人六二坤爲邑三畫卦二上六比之无首凶集解程
人位也二應體王自治邑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集解

程子

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
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
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
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

於終者天下多矣。○朱子曰：陰柔居上，无以比。附錄程

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附錄

程子

語比之始，不纂註。馮氏椅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

善則凶。絢。

纂註

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

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姤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爲首也。與

乾用九辭同而旨異。○徐氏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衆

皆比五上獨後之故，有无首凶象。彖既言後夫凶，此又

言无首凶則凡比所當比而懷私顧戀不能早從而至

於凶者必矣。○雙湖先生曰：陰无一上六陰爻自有无

首象以六爻觀之，九五一爻稱顯比，餘爻皆稱比之初

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

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比而不比五也。

其不能爲首率衆以比君可見。凶亦宜矣。至若與乾用

九无首同而吉凶異者，蓋乾純陽變陰，不以剛爲天下

先吉之道也。故无首吉比取我比人之義，乃以窮陰不

能爲之倡首則是无
以爲比也故无首凶
大象傳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

國親諸侯集解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

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
比天下也○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

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
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附錄朱子語伊

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
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淵纂

註楊氏時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
國畫地而封之爲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

親上而天下從之矣○徐氏之祥曰彖言五陰比一陽
象言一陽比五陰○胡氏次焱曰五家爲比比有長五

比爲閭閻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
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此井牧也起徒役

家一人比五人閭二十五人族百人黨五百人州二千五百人鄉一萬二千五百人出軍則先六鄉後六遂此征伐自井牧出但撫其中二千五百人爲師以名之者舉中以槩其餘也大國次國小國皆以里計方里爲井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積而上之四十里爲都四都加十里爲同等而上之大國百里次國以次降公侯百里伯子男以次降此封建自井牧始獨撫五家爲比以言建國者原初以槩其餘也○項氏曰萬國象

彖傳比吉也

○音訓比吉也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

地諸侯布其上象水

字集解

朱子曰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集解

程子曰比吉也比者

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附錄朱子語比吉也○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

纂註

郭氏京曰比吉吉下誤增也字凡彖先舉

繇辭後以義結下皆有也字繇辭下並無也字○蘭氏曰地處下水情潤下天地間相親比無過於此○郭氏

雍曰天下吉生於順凶生於逆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集解

程子曰推

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集解

程子曰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

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求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

於九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集解

程子曰衆必相

生天地之間未有不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

致凶窮之道也○朱子曰亦以卦附錄朱子語伊川易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

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纂註徐氏曰後夫凶如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萬國朝禹而防風

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如隗囂公孫述之徒終何如哉道窮致凶所自取也○丘氏曰蒙內卦坎爲初筮

彖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二也比外卦坎爲小象傳比之原筮原再也彖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五也

初六有它吉也集解

程子曰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

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
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集解程子

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
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

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
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

切待禮至然後出也○朱

纂註

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
子曰得正則不自失矣

自内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不自失則又推原二之
比五必當反求諸内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集解程子曰人之相比求安吉也
乃比於匪人必將一元必將

字反得悔吝一作咎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纂註

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
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

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
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亡宗爲天下笑者非大可傷

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集解

程子曰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

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吉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集解

程子曰顯比所以吉

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集解

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程子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

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纂註郭氏京曰失前禽舍逆撫之去者不追也舍音捨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

小象並係先舉爻辭後以義結此獨先申義而後舉爻

辭三百八十三爻並無此例誤亦明矣○丘氏曰舍逆

謂舍上一陰而陰以乘陽爲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陰而陰以乘陽爲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邑人

不誠上使中也集解

程子曰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

由上之德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集解

程子曰比既无首

使不偏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集解

何所終乎相比有

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朱

子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

爲无終无首附錄程子語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

則无終矣

附錄

程子語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

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

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凶无所終也比之有首

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

有首也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

而不壞纂註程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

者安節纂註文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

也○丘氏曰或謂乾用九无首則吉比上六无首則凶

何也曰乾純六陽不可過盛而用九无首則吉者戒陽

何也曰乾純六陽不可過盛而用九无首則吉者戒陽

何也曰乾純六陽不可過盛而用九无首則吉者戒陽

何也曰乾純六陽不可過盛而用九无首則吉者戒陽

也比惟一陽不可不尊而上
六比之无首則凶者戒陰也

經



乾下
集解

程子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

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
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
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
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
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
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
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
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不雨自我西郊
○音訓小畜陸氏曰本又作蓄同敕六
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巽宮一世

卦集解

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
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

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朱子曰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陽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附錄程子語問小畜曰小畜是之則占亦如其象云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唐棣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

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
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迪暢申伯問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
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
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
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
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
自南陰也陰倡則陽不和蟬螻在東則是陰先倡也莫之
其雨是陽來倡也故雨蟬螻在東則是陰先倡也莫之
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之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
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語錄○朱子語小畜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
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
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易說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

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
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
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
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
散遂爲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貞凶之
戒又問云嘗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
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無大謀
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
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
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
事畜止也得不可纂註程氏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
泥定事說時舉臣道盛而未得君之象○毛氏
曰文王觀易象適有會於心故以所遭者言之其事則
文王其象則自有君臣以來有之矣○南軒張氏曰以
大畜小以陰畜陽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
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

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
蘭氏曰凡易之西郊西鄰西山皆自陰爻所致○李氏
舜臣曰小畜小過皆陰用事故止爲密雲而不能爲雨
澤○馮氏椅曰雲者兌澤氣也小畜畜三陽小過包二
陽陰陽皆失交通之義故不雨○雙湖先生曰陰陽和
洽則散而爲雨陰少則陽氣泄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
陽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包二陽是也
故皆不能成雨密雲兌澤氣上蒸象不雨巽風散之離
日烜之象西郊兌象本義我者文王自我則文王正以
密雲不雨自比如沙隨所謂人臣道盛而未得君象是
也若夫一陰卦六畜必四者乾下必上達巽上必下入
四當其際也名卦之義彰矣○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
時左右憐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初九復自道何其咎
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

吉集解

程子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
之才是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

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
 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
 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
 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
 甚明也○朱子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
 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
 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

附錄

朱子語

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
 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泥爻義看者如
 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可无
 疑者矣時舉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
 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自復他

纂註

馮氏

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淵
 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
 道也○朱氏曰復自道聖人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

方氏曰九在初即復，不遠之復也。自道者此道於人無與焉。初與四爲正應，故受畜復四最爲親切。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諸道。雖曰受他人之止而道非他，人之道自復已物而已。如此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吉。九二牽復吉集解。程子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纂註。胡氏曰：九二以陽剛應五五雖剛如是則吉矣。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

不能逆己之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亦不至自失其中道也九三輿說輻夫妻

反目

○音訓說陸氏曰吐活反說云解也輻陸氏曰音福本又作輻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晁氏

曰案說文作輻云車軸縛也易輿說集解程子曰三以輻說文輻字云車輻也不以易爲證

集解

陽爻居不得

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睽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輿音餘○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

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附錄

朱子語

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被它止畜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輝輿說輻夫妻

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銖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次而已九三是近它

底那兩爻自纂註馮氏荷曰乾爲圜三陽上進有車象牽連上來凍纂註互兌毀折說輻象○蔡氏曰夫三妻

四三昵四非正反爲柔制故至反目○張氏汝弼曰巽爲多白眼反目之象○徐氏之祥曰小畜二五互睽睽

乖故反目三上互家人三過剛不中故小象謂不能正室○郭氏曰大畜輿說輻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

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爲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輶子夏虞翻傳同案輻

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說輿下之輶乃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今畜道但止不行非有破裂象恐與大畜大

壯同作輓爲長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雙湖先生曰乾爲圓象車全體故大有九二稱大車坤爲輿輿不過車中之箱今本爻及大畜二三及大壯四皆乾體而稱輿者以乾體上皆有偶畫象輿姑舉輿以名之輻乃輪中之直指輪成則不可復說輓乃車下之軸縛車不行則可說者平菴引陸氏釋文誠是而論輿衛詳見大畜爻目互離象反目互兌毀折象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取義无復密雲西郊意亦可見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音○

爻辭周公作故不同也

訓血陸氏曰如字馬云當作恤憂

集解

程子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

也晁氏曰案血古文去陸起呂反

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

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

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

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

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盖有孚信以感之也○朱子曰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纂註楊氏時曰爲一卦之主而下當三其德則无咎也陽之進勢不足以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張子曰二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爲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李氏舜臣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邪○雙湖先生曰四正坎位之初九五有孚攣如富以故爲血陽在下卦之上故爲去出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也○音訓攣陸氏曰力專反馬云連集解程子曰小畜衆陽爲

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朱子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附錄朱子語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

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淵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

銖問小畜九五

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其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二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曰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淵富以其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

纂註

馮氏椅曰一卦惟四五之相孚者明矣○

力而能用其鄰備
都氏曰六四九五近而相得與中孚九五同故皆言有孚
孚如○朱氏曰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孚如者同體合也○林氏栗曰易以遠而配爲交如近而合爲孚如言綢繆固結也○石氏曰上三爻巽體皆務畜者也
六四爲畜之主然陰則虛乏九五陽爲富能推其富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鄰也○李氏曰陽實爲富陰虛爲貧陰能有陽亦爲富本爻陽居陽爲富家人六四得初九陽實亦爲富謙六五應亦陰泰四坤體故皆

稱不富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音訓德晁氏曰夏傳作得京虞

翻集解程子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

同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

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

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

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

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

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

其君而能月幾望君子征凶

○音訓幾陸氏曰徐音祈又音機晁氏曰子夏傳京

安者乎

劉一行作近集解程子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

說在中孚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

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

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

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
矣尚何戒乎○朱子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
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
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其占如此**附錄**朱子語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
爲戒深矣**附錄**爲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貞亦
厲砥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
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
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淵小
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則亢陽
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
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
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
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
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
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

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道

纂註

李氏過曰卦言不雨畜未成也上九既雨畜道成也○項氏曰上居畜極畜道既成昔之不雨

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處矣昔之說輻者今爲載矣昔之反目者今爲婦矣○馮氏椅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牽復者今既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爲婦者以是爲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雙湖先生曰雨坎位象上變亦坎處上象婦巽象月象與雨同幾望陰盛敵陽矣此爻歸妹五中孚四凡三皆取上體坎位象君子指乾三陽蓋婦之所尚在於德之能載今乃居上而以畜制爲事當小畜之時雖爲得正亦危道矣月陰象幾望陰浸盛而敵陽此時君子亦不可

以有行也尚德載婦貞厲此爲妻占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爲夫占君子對婦言也○龍氏仁夫曰幾望无明象
以坎爲月體允爲上弦後望前之月此納甲說經言幾
望者三獨歸妹六五坎允體全小畜上六變而後有坎
中孚六四變而後

大象傳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

有伏坎其義僅通

德集解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
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

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
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
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
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朱子曰風
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
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
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時舉小畜象言

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
見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
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淵纂註徐氏曰風行天上小畜但取巽柔
儀文辭之類淵纂註畜乾剛之義不取巽風畜乾天之
象○馮氏椅曰懿美也文德柔順之德也○雙湖先生
曰此象專主一柔言美文德之事難放他卦兩體並論
○楊氏時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
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
○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
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
風之柔无所不入也彖傳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
類也故有文德之象

小畜集解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
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

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
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

曰字亦文勢然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健而巽剛中而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志行乃亨集解

程子曰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

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朱子曰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纂註

蔡氏曰剛中五也志行五與四合而小畜之志得行也○馮氏椅曰柔得位以六四明卦義一陰五

陽則一陰爲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義文王命卦之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先生曰觀朱子常說四聖之易不同又因論大畜卦辭說某作本義欲將卦辭只大綱依文王說如大畜只是占

得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文自發習中所緼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

行也

○音訓施程子曰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陸始鼓反

集解

程子曰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

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朱子附錄程子語密曰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附錄

程子語密雲不雨尚

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朱子語密雲不

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

往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

雨必是上氣蔽蓋无發泄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

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陰畜

不住所以不雨正如甑蒸飯漏氣則不成水无水淚下

也纂註王氏曰夫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

能爲雨尚

往故也小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集解

程子曰陽剛之才由其道

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纂註

楊氏時曰六四陰得位爲一卦之主而初與之

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爲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

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集解

程子曰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

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文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朱子曰亦者承上

義纂註

張子曰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爲失

夫妻反目不能正

室也集解

程子曰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

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朱子纂註鄭氏汝諧曰婦用

曰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爲也纂註事夫必不能夫也

既不能夫矣不知所以善處而進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集解

程子曰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

既合志衆陽纂註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

皆從之矣

纂註

將拒而止之必爲所傷然以由中之

信依附之上二陽與之合志而共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集解

程子曰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

一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

處艱厄唯其至誠故得衆纂註朱氏曰一陰畜三陽常

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纂註

怨力不足而見傷五於

畜時得尊位又以其富
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

有所疑也集解

程子曰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
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

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
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
於凶纂註蔡氏曰疑均敵也柔
矣畜既盛必敵剛也

經

三

集解

程子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
乾上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

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
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
下上下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
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
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柔常理
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

剛乃見卑順

附錄

朱子語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履辨上下定民志便是禮底意思

虎尾不咥人亨

○音訓履陸氏曰利耻反禮也艮宮五世卦咥陸氏曰直結反齧也馬云齧也

彖集解

程子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

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

尾而不見咥齧所以能亨也○朱子曰允亦三畫卦之

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

躡而進之意也以允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

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附錄朱子語履卦

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附錄上乾下允以

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

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

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砥履三四爻

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爲虎

尾之象砥纂註李氏過曰虎西方獸也兌西方也有虎象虎

爲患難所傷然後爲履道之亨○張氏根曰剛莫如虎而柔能履之禮之可尚如此○雙湖先生曰履虎尾象

若以乾爲虎說而應乾固彖傳意象則未聞以兌爲虎則雖有西方白虎之象然以三爲尾母乃以虎口爲虎

尾乎而不咥象亦難見證以革五上爻虎只當象兌兌三爲口則兌初爲尾无可疑者初與四應四來應初則

有履虎尾之象矣四但應初无預於三又有不咥人之象其亨可知此即九四爻履虎尾而愬愬終吉者也至

若以六履三正當兌口爻又不正又爲毀折其咥固宜彖主四言故不咥人亨亨則吉也三就本爻取故曰咥

人凶與彖異矣三四皆人位故曰人初九素履往无咎易爻順革虎象凡三順自取艮寅象

集解

程子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

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朱子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纂註張子曰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馮氏椅曰允西色白素之象○郭氏忠孝曰素有先定于內之義○東萊呂氏曰

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李氏過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前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惟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機素富貴行乎九二履道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此而往何咎之有

坦坦幽人貞吉

○音訓坦陸氏曰吐但反說文云安也廣雅云平也明也蒼頡篇云著也集

解

程子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

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朱
子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
象幽人履道而遇附錄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
其占則貞而吉矣附錄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即纂註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
路也淵行坦然平易不爲艱難阻絕之行自守
以正外物不亂故吉○虞氏曰二變震爲大連故曰坦
道○雙湖先生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
吉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音訓眇陸氏曰妙小反字書云盲也說文集解程子
云小目跛陸氏曰波我反足跛也依字作破
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
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臂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
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
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

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朱子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附錄**朱子語武人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徐氏直方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纂註蔡氏曰眇跛文柔也能視見得有武人之象易說**纂註**能履位剛也○徐氏直方曰卦有兌互體有巽離離爲目巽多白眼故有眇能視象巽爲股兌爲毀折故有跛能履象○潘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量己力妄欲有爲應上九而履羣陽如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爲君宜其凶也○雙湖先生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爲大君者之象大陽也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彊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耿氏曰視欲

正視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
九二不正則爲眇能視初九不中則爲跛能履六三不
正不中故眇跛兼焉○馮氏椅曰歸妹下卦亦兌九二
幽人其象亦同○余氏曰兌每有眇跛之象者以其毀
折歟履言於三三爲兌主故兼之歸妹言於初二
初二非主也故分之初在下故言跛二上言眇

履虎尾愬愬終吉

○音訓愬愬陸氏曰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兒何休註公羊傳云驚愕也

馬本作號號音許逆反云恐懼也說文同云履虎
尾號號迄逆反晁氏曰案愬號愬三字同音色

集解

程子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
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
畏懼之兒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
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朱
子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

纂註

李氏過曰有畏懼之志則

不至於輕舉妄動以蹈危機○都氏曰
九五夬履貞厲

○音訓夬集解程子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
陸古快反

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朱子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
附錄朱子語夬履是做得忒快纂註司馬公曰五履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所歸暢其中正以懷其海內從命者上九視履考祥其賞逆命者誅善善惡惡而不在於私

旋元吉

○音訓考祥陸氏曰本亦作詳晁氏曰荀集解

程子曰上處履之終於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

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人之所

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

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朱子

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附錄程子語視

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絢○朱子語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

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

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淵纂註馮氏椅曰相視所履以驗休咎之象祥者吉凶

之兆也讀如禎祥之祥○朱氏曰吉事有祥祥

生於所履者也視我所履則吉可考而知矣○李氏舜

臣曰乾之行健動極而不知止殆將无所歸宿矣惟能

旋而與三相應履之善終者也。○項氏曰：上與三應以六三所視所履考其禍福之祥則六三雖凶而上九反吉。蓋三履剛而上履柔，三應剛而上應柔，故彼之凶反足以爲我之吉。履柔爲善，應柔爲吉，故曰元吉。又曰履六爻皆以柔爲吉，故九二坦坦九四終吉上九元吉皆履柔也。柔則不敢肆行，所以其行常吉。六三終以履剛而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九五不免於厲，皆履剛也。蓋剛者喜動而好決，任剛而行者復多可悔之事也。

大象傳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集解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

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
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
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
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
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
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朱子曰程傳備矣纂註游氏
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
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下既辨則名分
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馮氏椅曰卦本
以兌履乾爲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
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
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象亦可
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司馬公曰履
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
以禮節之則貪侈无窮是故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
卑有等長幼有倫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覬覦之心

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彖傳履柔履剛也集解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說而

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音訓說集解程子曰

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

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一正理也所履

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纂註雷氏

履行其亨可知○朱子曰以卦德釋彖辭

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剛中正履帝位而

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

不疚光明也○音訓疚陸氏曰久又集解程子曰九五

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

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朱子曰又以卦體

明之指附錄朱子語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

九五也附錄朱子語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無所疑碍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小象傳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集解

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

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附錄程子語

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以定

纂註

馮氏椅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

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願也

絢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集解

程子曰履道在

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

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

自亂

纂註

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

眇能視不足以

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集解

程子曰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

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

于大君志剛也集解

程子曰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

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愬愬終吉志行

也集解

程子曰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

以順自處者也附錄朱子語志行也只纂註

楊氏時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

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愬

夬履貞厲位正當

也集解

程子曰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

正亦危道也○朱子曰傷於所恃
元吉在大有慶也程子曰上履之終也
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
也人之行貴乎有終○朱子曰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經



乾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

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泰小往

大來吉亨

○音訓泰陸氏曰如字大通也鄭云通也馬云大也坤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小

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

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朱子曰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纂註李氏舜臣曰凡易中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亨矣陰爲虛陽爲富陰爲貧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大陰爲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爲主故大者吉而亨蓋陽在內而實則吉氣勝而爲亨也○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雙湖先生曰小往大來卦變也泰自否來否三陰往居於外三陽來居於內而成

泰也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又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觀象而繫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於往來數字間卦體始爲之活動矣上經可推僅四卦非揲蓍求卦之

義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音訓拔陸蒲八反茅陸氏曰卯交反鄭音苗茹陸

氏曰汝據反牽引也王肅讀爲如彙陸氏曰音胃類也傳氏曰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曾董遇作彙出也鄭作

彙勤

集解

程子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

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

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朱子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附錄朱

征吉矣

郭璞

洞林

讀至

彙字絕

句下卦

放此

附錄

朱

子

朱

語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

得其類

則征吉

矣以其

彙亦占

辭曰以

其彙屬

上文嘗

得其類

則征吉

矣以其

彙亦占

見郭璞洞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道夫先生曰易最

見郭璞

洞林亦

如此做

句便是

那時人

已自恁

地讀了

蓋拔茅

茹者物

象也其

彙者人

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邪如此之類須

難看須

識聖人

作易之

意且如

泰之初

九拔茅

茹以其

彙征吉

謂其引

賢類進

而云拔

要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傍搜遠取必要看得

要思量

某之啓

蒙自說

得分曉

且試去

看因云

某少時

看文字

時見有

說得合

道理底

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講論却不曾靠

他透今

之學者

多不如

是如何

時舉退

看啓蒙

晚往侍

坐時舉

曰向者

看程易

只就注

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

得易看

所以不

見聖人

作易之

本意今

日看啓

蒙方見

得聖人

一部易

皆是假

借虛設

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
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
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它
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
應始有體該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
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領之時舉纂註耿
曰茹茹茹葦之茹謂茅之始生其秀可茹也○袁氏曰
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李氏舜臣曰乾下坤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
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
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又曰卦以
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雙湖
先生曰拔茅茹是象以其彙是占征吉亦占占者觀象
引類以征故吉易取茅象凡三泰取陽爻否大過取陰
爻泰否以全體取亦以有互體震巽也苟爽謂震爲蕃
鮮李鼎祚謂巽爲草木泰互震爲茅三陽爲根否互巽

爲茅三陰爲根故拔茹而彙聯初不以陰陽爻拘亦非
謂茅潔白不污爲君子象蓋於否大過有不通矣若大
過藉用白茅亦是巽體上有兌金乃已刈之茅用以藉
地一陰不可以茹言矣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取象甚

明白亦取巽象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訓苞今本作包陸氏曰本又作包象并下卦同荒陸曰
本亦作荒音同鄭註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
讀爲康云虛也晁氏曰虞云荒大川也說文作荒易包
荒用馮河字書又作滌鄭讀爲康大也說之案象數无
田穢之荒今人猶有水荒之語其失自

集解

程子曰二

王弼始象辭荒河是一事馮陸音憑

以陽剛得

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
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
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

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
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
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
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
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
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
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盖由狃習安
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
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
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
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
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
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
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
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
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

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
不能一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
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
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
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
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
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
文中行附錄朱子語馮河徒涉語集註問好學論似多
之道矣附錄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
去其實只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意
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蔡念
成

纂註

蘭氏曰荒初也初內二外故曰包○馮氏當可
曰初比二爲未用猶賢者之荒遠三比二則材

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包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位在
內而志應於外爲不遐遺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

類各從其應爲朋亡○馮氏曰遐遠謂外三陰朋謂內三陽中行道也謂六五中道之主尚上之也配也節齋謂與尚公主之尚同○雙湖先生曰初在地下有荒野象三剛前五兌澤有馮河象本爻才剛位中故能包後用前以進而成泰道所謂不遺遐遠不昵朋比上合乎中行之主者也盛矣哉○龍氏仁夫曰案泰否皆言包泰之包荒包容夫在外者也否之包承包羞包藏夫在內者也此君子小人之辨

九三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音訓陂陸氏曰彼

僞反徐甫寄反傾也又破河反偏也

集解

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下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

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

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朱子曰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附錄**朱子語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貞則无咎而有福**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

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
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銖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
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義剛于食有福如
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砥纂

註

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君子居三之時艱苦剛
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

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氏曰孚指六四不
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
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張子曰因交
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徐氏直方曰小
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
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
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
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
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
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

人之易可无作矣○李氏精年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或問闕子明艱貞之道曰天人有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與天地相終始乎○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陂陰畫中斷險陷象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互兌口象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不戒以孚

○音訓篇篇今本作翩翩陸氏曰子夏傳向秀作翩翩輕舉貌古文作偏偏象同

集

解

程子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

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

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上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

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朱子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翻然而下復不

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
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

皆陰纂註馮氏椅曰翻同偏詩偏偏者離鳥相繼斜飛
文也之貌○郭氏雍曰陰虛也以乾坤之策言之

亦已耗矣故曰不富○毛氏曰三之於陰也勿恤而聽
其用乎故四之於陽也亦不戒以乎戒生於疑我不彼

恤則彼不我戒君子无意害小人人亦信不吾害也
○徐氏曰先儒有言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爲善之難

而從惡之易也善陽也惡陰也陽性固升亦必引翼扶
持而後進若陰性本下不待招麾呼號而相與就下已

有不可禦勢矣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音訓祉陸集解

程子曰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
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

乙者未知誰是以父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
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一作其禮
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
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
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
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朱子曰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
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文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
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附錄**朱子語帝乙歸妹今人
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附錄**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
來須是帝乙嫁妹**纂註**張氏汝弼曰互體兌約象震有
時占得此文淵歸妹卦體○阮氏曰易著人事
舉商周帝乙高宗箕子是也○陸氏希聲曰以柔在上
帝乙妹之象下應於二下嫁之象○李氏過曰五歸妹
而二尚主交際之義○袁氏曰泰者福祉之時也三亦
言于食有福○馮氏椅曰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濟

故多福祉之象又曰左氏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公九年案商君有三乙成湯爲天乙一也祖乙圮于耿二也自成湯至于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歸妹之辭見漢京房傳曰湯嫁妹之辭曰母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母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具有證據則非微子之父明矣虎去商千餘載間已訛如此則夫名同實異者古今訛謬何可勝數哉傳記之未可盡信久矣讀書者必如孟子之於武成雲漢斷之以理可也又曰此文或者以其事相應之象如所謂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之類○雙湖先生曰泰中四爻固互歸妹而三四爻易位亦成歸妹歸妹三四爻互復爲泰泰五即歸妹之五歸妹五即泰之五故其辭同若夫證以京房傳帝乙爲湯證以陽虎言則帝乙爲紂父姑兩存

以備參考然其
為嫁妹辭一耳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音訓隍陸氏曰音皇城塹也子夏

作塹姚信作隍晁氏曰案古文作皇

集解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

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上頽
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
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
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
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
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
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者有二義有貞固守
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
吝者一元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
命也○朱子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
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
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附錄

朱子語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

纂註

楊氏時曰治隍而爲城坤土上升之象城復于隍土復其所之象○呂氏曰勿用師征不自上出也

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淵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爲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一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淵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至於凶砥

自邑告命貞吝夷于列國不足以命諸侯也○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道既泰忽安逸而不戒卒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爲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與○鄭氏汝諧曰往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之然

者人事也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安得不否處否之終
乾體而陽剛安得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者○林
氏栗曰初四升降之始故有拔茅翩翩之辭二五升降
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之極故有往復城
隍之象○項氏曰凡上文皆稱邑以其无民也泰自邑
謙征邑晉伐邑升虛邑皆是也非上文皆稱邑人訟比
无妄是也○楊氏萬里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
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
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
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
曰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乾坤開闢之世乎
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
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
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
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馮氏椅曰自乾坤之後
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

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大象傳天地交泰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音訓財陸氏曰音才徐才載

反荀作裁相陸息亮反左右助也

集解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

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補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朱子

曰財成以制其過附錄程子語李嘉仲問財成天地之

輔相以補其不及

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之如歲之有四時聖

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財成也教民鋤耘

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

不教民故立之若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

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

治其缺而已○朱子語問后以財至左右民若論聖

人財成輔相之功當无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先

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

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无所施其巧燁問財成輔

相字如何解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便只是於

財成處補其不及而已問財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

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

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

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

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
功與天地參也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
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爲之
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須聖人爲他做之又問輔
相財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
罔罟皆是並備財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
天地之化龍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
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問乾坤順
如何得有過不及之差曰乾坤者一氣運於无心不能
无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爲之主故无過不纂註朱
及之失所以天地之功必有待於聖人楊長孺纂註氏
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
游氏曰財者節其過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猶言彌綸
○蔡氏曰天地之道謂日月寒暑之往來東西南北之
經緯天地之宜謂春生秋殺高黍下稻於道則用制成

其節於宜則贊助之而已又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
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
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如氣
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
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其東西南北
之限此財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
黍下稻此地勢之所宜也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
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彖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集解

程子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

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音訓長集陸丁丈反

解

程子曰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

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

道長也

附錄

朱子語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

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无小人也 答王遇來

教謂吾道无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而亦非

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无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

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剷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神

純粹无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箇无對包了切恐

此无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

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

爲詳密豈其未知无對之道邪盖无對之中有陰則有

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无

窮初不害其爲无對也 答呂伯恭聖人作易以立人極

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
剥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元小人之國其
不知易甚哉鄭公藝圃折衷辨天地之化不越乎一陰
一陽兩端而已其性雖未嘗一日不相相反然亦不可以
一日而相无也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
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
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柔者常私剛者未嘗不大
者常閭剛者未嘗不正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
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
私暗邪辟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
金華潘公
文集序
纂註
李氏舜臣曰嘗反觀之一身陽浮于上
不通暢如是者病必繼起要須陰陽二氣往來升降于
一身之中然後血氣流通四體健固而風雨寒暑之氣
有不能入故陽氣自上而下而能使下體溫固者一身
之交泰也知此之理而見之日用于以贊天地之化育

使之網緼相接于以通君臣上下之情使之誠意交孚
蓋无適而不可又曰天地以氣交也上下以心交也內
陽外陰交泰之象也內健外順交泰之德也內君子外
小人交泰之人也泰之世君子固泰矣小人在外亦不
至窮而无歸蓋君子小人其情亦自相通以小人而順
君子之健故君子道長日加益而不知而小人道消如
火消膏而亦不自覺君子小人兩不相傷此其所以爲
吉亨也○馮氏猗曰泰否之贊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
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袁氏曰道有君子有小人
用有吉有凶時有亨有塞泰之道長者君子也於用則
吉於時則亨

小象傳拔茅征吉志在外也集解

程子曰時將泰則羣賢皆

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

纂註

蔡氏曰在外謂

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君子在內則思澤及乎民○楊氏萬里曰

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包荒得尚于

中行以光大也集解

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

德而其道光

附錄

朱子語問包荒至大也以九二剛中

明顯大也

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爲是包荒

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

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

是一箇心宵明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音訓无平不陂

閻底如何做得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今本作无往不復

陸氏曰一本作无往不復晁氏

集解

程子曰无往不復

曰宋衷作元平不陂无往不復

言天地之交際也

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

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

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

之理以纂註徐氏曰乾坤相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實

爲戒也

在於是此可不戒哉○愚案小象程傳仍今

文作无往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

翩翩不富皆

然先儒閒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

然先儒閒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

翩翩不富皆

翩翩不富皆

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集解

程子曰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

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纂註郭氏京曰皆反○朱子曰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纂註實也反誤作失字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集解程子曰所以能獲祉福

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纂註徐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城復于隍其命亂也集解程子曰城中以行願非勉強也

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朱子曰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經三三

坤下集解程子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乾上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

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
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
通所以否之匪人○音訓否陸氏曰備鄙反卦集解程
爲否也

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
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
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
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
豈能无也既纂註蘭氏曰匪人或以爲非人所爲或以
否則泰矣爲人道絕故必觀比之六三處羣陰

小人之中故謂之匪人今否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集

豈非小人在內而致否歟

解程子曰夫上下交通剛柔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
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
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

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附錄朱子語問否之匪人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附錄 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无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

纂註 劉氏曰否之時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

而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故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然後爲君子○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雙湖先生曰大往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泰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泰惟言卦畫往來直著吉亨之占否先占後象首原小人致否爲不利君子貞而後及

卦畫往來者深惡小人非人類急爲君子戒也匪人初甚於小人之辭矣文王自取陰爲匪人陽爲君子象初

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集解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附錄朱子語問初九拔茅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爲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

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纂註雙湖先生曰當

之象說熹覺得牽強不是此意錄

下小人中又不正者故戒之以貞既欲其不進而迫君

子又欲其知改以陰變陽則貞而吉亨矣○項氏曰泰

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

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

貞○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

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貞

時也以以下三陰文言之則皆爲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

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則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

則變而爲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集解程子曰六

君子矣

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

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

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

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

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
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
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
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容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附錄朱子語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蒙問
橫渠先生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大極
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
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則其固有者正
之而已易中亦有時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容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
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廣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
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
解說他從蔡京**纂註**李氏過曰包承於羣小○耿氏曰
父子之失也淵
小人之在下也君子不遜則包之小人之上也君子
未能決則承之此以大人言包承也○劉氏曰當否之

時陰得位而為主於內居中履順在小人之中能包下而承上也初在己下故包之六三在己上故承之○馮氏椅曰泰之二曰包荒蒙之二曰包蒙否之二曰包承蓋二在下體之中初與三左右之者也苟非其情有不相得則必能引其類以爲之助也又曰否亨猶所謂困窮而通也以小人而包承其類黨盛相安固吉以大人處羣陰之中而能包其下承其上雖不與之爲羣亦不與之爲敵所謂和而不同者雖處上下不交之時在上者知其不爲小人則終必進之斯其否而亨也又曰否泰皆以二居內得中爲其類之主而泰上下交通九爲君子故不特包荒用馮河而又且不遐遺朋亡此所以爲泰也否上下不交六爲小人故僅能包承其類而已此所以爲否也○雙湖先生曰案此文諸家解又是一說與本義異然證以泰九二爻君子小人各引其類而進亦通故備

六三包羞集解

程子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

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
謀慮邪濫尤所不至可羞恥也○朱子曰以陰居陽而
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附錄朱子語包
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
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六三所
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他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
他做得不好事只是慚惶更不敢對人說拔茅茹貞
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
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
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
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
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纂註易氏
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淵
謂羞者怨父懲創猶足語善若包羞則敢爲不善以欺
世○游氏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否之世而以陰

柔處之與中正剛明者爲鄰亦自知其可羞矣雖以資
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
司馬公曰六三包羞君子不得其時也失位而居下則
爲小人所侮居於上則爲君子所恥○馮氏倚曰援三
陰以進之象又曰已爲三陰之首故包之以進也否之
三陰進以消陽易於初言貞吉亨二言否亨至此則陰
盛而敵陽矣道日長而上進不容遏矣故不言休咎而
直曰包羞也夫否之時上下不交亦可進乎曰否塞而
不交者卦之體也下卦之終必進上卦者父之序也過
此以往爲觀爲剝爲坤陰豈不進乎孔子故曰小人道
也長**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音訓疇陸氏曰直**集解**程
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
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
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
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

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
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
亦以其類同也○朱子曰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
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
皆獲其福也
附錄 朱子語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
命謂天命 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淵這裏是吉
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
禍爲福 文蔚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
方可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
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策着恰好時節方做得成方
无咎 砥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以過而陽得亨
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相類 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
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
故有有命疇離 纂註 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
社之象占 錄 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

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雙湖先生曰：泰九三平陂
往復皆警戒辭，尚冀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則直稱有
命无咎，疇離祉，歡欣慶賀之意，溢於言表，然則爲小人
者，讀易至此，文曷不改心易慮，何樂乎爲小人哉？六位
四互離中，取離麗象。○楊氏時曰：東漢之衰，嬖倖持權
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
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
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故與疇類皆陷於禍。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音訓：休，陸氏曰：虛虬反，美也。又許求反。

息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

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
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爲安肆。

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
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

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文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附錄朱子語問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所云也附錄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可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錄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當存危亡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砥否之九五若无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輝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否无不泰當泰將否之時若是有手段底則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

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枝梧
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得學蒙
纂註 朱氏

四否道已革九五息否之時也故曰休否○毛氏曰反
否爲泰非臣子事人主自爲之故休否必大人而後吉

○李氏舜臣曰二居三陰中小人吉五居三陽中大人

吉卦雖否大人小人同歸於吉作易者所以闢小人通

君子之門也○雙湖先生曰桑巽木象繫巽繩象苞位

中象○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

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爲上九傾

君者與其爲泰六五之柔寧爲否九五之剛

否先否後喜集解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

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
泰矣後喜也○朱子曰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

也其占爲附錄

朱子語九四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
先否後喜附錄 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爲君

子謀且如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
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
聖人便說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
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
否做泰淵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否泰只爲陽說道理
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
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
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
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砥否本
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
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
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
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
卦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
小人不可大故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
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

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少无狀處亦纂註王氏宗傳曰言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

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處否之終固所優爲也○

蔡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至于傾則否盡矣○楊氏

文煥曰處否之道靜止者能之轉否之道剛彊者能之

○王氏安石曰傾否言其才也先否後喜言其時也○

楊氏時曰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則傾後喜也否泰往

復理所必至又何可長也○閻丘氏曰泰之終言城復

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

仍爲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趙氏曰泰三陽在內

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

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交相應爲善否則三陰

在內有小入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

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惟三陽爲善各以爻義

取與成卦之

體不同也
大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

可榮以祿

○音訓辟難陸上音避下營集解程子曰天地

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

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

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

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

之位榮纂註蔡氏曰天地不交二氣鬱塞否之象也順陽

之以不交爲否因其象而用之則以不交爲宜遠而去

之如天地之相絕所以身名俱全○馮氏椅曰可以有

爲者在位之君子不交而退避者在下之君子唯其時

物也○都氏曰天地不交之時陽已事而擎斂不榮其

末而將反其本故君子法之○齊氏曰儉德蓋謂有若

无實若虛之意收斂晦藏之義○李氏舜臣曰天地交

而陽氣發散于時則陽足以制陰故泰多君子泰之世

非无小人也君子勝耳天地不交于時則在天下者皆

幽陰之氣故否多小人否之世非无君子也小人勝耳
君子勝則包小人故泰之象辭止論后以財成輔相而
不及君子小人小人勝則害君子故否之象辭要使君
子以儉德避難而辭榮祿孔子曰天地閉賢人隱善乎
其處否
者也
彖傳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

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音訓長陸丁丈反

集解

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

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
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
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
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附

錄

程子語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

不交萬物之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朱子

語熹看人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

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柔不同易以陽剛

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賀孫纂註馮氏椅曰

卦義无邦釋匪人象天地不交乃閉塞成冬之時上下

不交而王國命令不行於諸侯諸侯貢賦朝覲不至於

王國是天下无邦國之臣貢也天子雖不交諸侯諸侯

不可不交天子言諸侯非其人也○邵氏曰謂内外者

不惟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内踈而遠之則

爲外○李氏舜臣曰君子爲邦家之基不有君子則无

以爲邦也否泰彖辭皆反對言之獨惟泰曰内健外順

而否則曰内柔外剛者乾健上進而下順從泰之象也

乃若否塞之世乾剛在上確然不動而坤柔在下則又

非順以上征此其所以別也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

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序无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間而天運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於爻○蔡氏曰釋彖而言陰陽者獨泰否兩卦而已否者氣藏乎密而不交故又以剛柔言○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反乎泰

小象傳拔茅貞吉

志在君也集解

程子曰文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

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常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朱子曰纂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

註

郭氏忠孝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大人否

亨不亂羣也集解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

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也○朱子曰言

不亂於小人之羣

纂註

李氏過曰間于羣小而

包羞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咎志行也集解

程子曰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正當也集解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

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集解

程子

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
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
上九則能傾否屯之
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三

謹案第十九頁前三行四邱為甸方六里按甸六

十四井方八里六字誤據開方法改

第六頁後六行問此例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
嘻嘻同刊本嘻嘻訛嬉嬉據經改

第十頁後六行无違天以下時下時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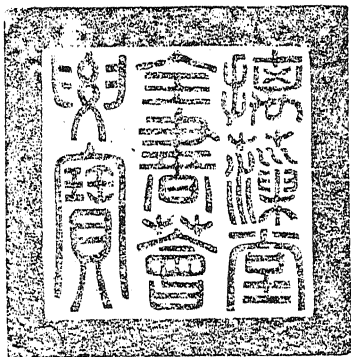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頁前六行文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案

亨疑作升

第五十九頁前四行苞位中象刊本苞訛包據經



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舉人 臣 王旭暢